想象的爱情——古人也有“AI恋人”

◎文化趣谈

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”，古人眼中最美好的爱情，总要先经过一番久等。但若无缘众里寻他，似乎也可以主动“造”一个幻侣，聊慰人生的苦闷。

今年7月，部分平台相继宣布下线用户自建智能体或拟人化互动类智能体功能，一夜之间，千万“AI恋人”悄然下线，聊天框里的情缘亦如雪泥鸿爪。

AI能否真正产生感情，是一个技术与哲学问题；人为什么会对虚拟恋人产生真实依恋，却是一个古老的人文问题。

真爱无需有真身　古今中外多痴人

清末民初的传奇才女吕碧城这样形容自己的爱情观：“不遇天人不目成，藐姑相对便移情。”在理想爱人未出现之前，她宁可将情感移注于窗前冰清玉洁的雪山，移注于红尘外物，也不随随便便和陌生人看对眼。

从这一心态出发，不难理解如今人机之恋的风行——技术的进步让“天人”得来容易，只需输入择偶口味，就能“手搓”一个可意良人相伴絮语，何乐而不为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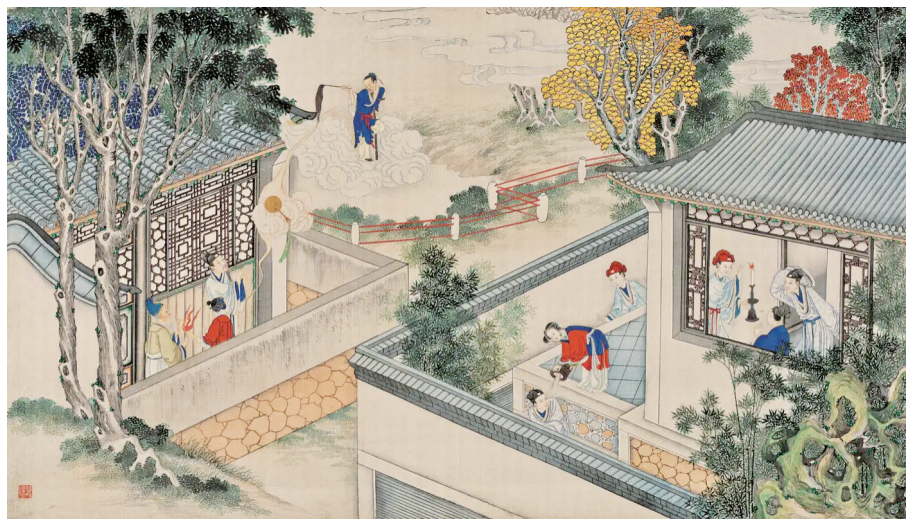
这种愿望，古已有之。

《太平广记》载，进士赵颜得到一幅美人图，感慨“世无其人也”，一心想让画中人变成枕边人。他听画工说，这位美人名叫“真真”，于是成天在画前唤她的名字，百天后，画中美人忽然开口回应“诺”。

这个“呼之百日”的过程，颇似今人调教AI时的输入。虽然这漫长的一百天被算法缩到了短短几秒，但赵颜喊出“真真”时的期待，和我们敲下心里话等待AI回应时的心情大抵相同。

“真真”的故事还没完——当她在画中“诺”了一声，赵颜又拿来百家彩灰酒给她喝，这下她真的走出画卷，变成能吃能喝能说笑的活人，跟赵颜结为夫妇，生下幼子。

如果是西方童话，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，王子与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但东方故事里往往有一种更高的法理，爱得再深，也扭不过仙凡人妖有别的铁律，所以牛郎织女注定分隔鹊桥，白蛇许仙要被多事的法海拆散。



清代 孙温《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》（旅顺博物馆藏）

赵颜也有个多事的朋友，指出“真真”是妖异，赠来宝剑相助斩妖。“真真”自报家门为南岳地仙，但她委屈——当初是你赵颜把我从画里叫出来，现在又疑我来路不明？于是她带着幼子转身入画，画中美人如故，只是画里添了一个孩子，作为这一段罗曼史的印记。

智能版窈窕淑女　个性化君子好逑

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在人与人关系日渐疏离的当下，AI确实填补了很多人无助时的情感需求。在一部分用户的体验中，陪伴型AI所营造的感受是随叫随到，永远贴心，永远试图帮你变得更好。

古人的社交圈子更有限，当然也期待这样全能的“解语花”。

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·书痴》中写过一位叫颜如玉的神秘女子，堪称古代最强的“陪伴型智能体”——她的“用户”叫郎玉柱，是个屡试不第的书呆子。有多呆呢？家里来了客人，连句像样的寒暄都不会，聊不上三句话，又自顾自捧起书来大声诵读，把客人晾得没趣，只好自行告辞。

如此情商，能考上科举做官也怪了。

但书呆子偏有些呆福气，某日，郎生读《汉书》时，发现书页间有一个纱剪美人，眉目如生。他天天看，反复看，美人终于从书中走下来，自称颜氏，字如玉——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，至此真成了一句大实话。

有趣的是，这位颜如玉虽出自书中，却反过来劝郎生：你可少读点书吧！

她告诉郎生，你这么多年都混不出头，就是因为只知道读书，不知道做人，连个正常人的爱好都没有。于是她给郎生安排了一个“宅男变社牛”的计划：先学下棋，限三天内赢过我；再学弹琴，限五天学会一曲；此外还要学饮酒、游戏，最重要的是出门多交友。

这一番妙想，已经颇接近现代人对理想AI伴侣的想象。颜如玉就像一个学习能力超强的“大模型”，她原本待在郎生的藏书中，日日见证他读书生活，掌握了大量“语料”，主动记录他的习性与毛病，思考他遇到的问题，并启动一番个性化定制服务，帮他实地解决。

所谓“个性化”，不但见诸功能，更见诸情感。颜如玉督促郎生从不靠说教，靠的是恋人之间精致的淘气——如果郎生中途放弃，她就玩消失，躲回书中，让郎生体验“断网”之苦。

在同理心这一块，这个类“AI恋人”确实强得可怕。

就这样，在颜如玉的帮助下，郎生走出故纸堆，逐渐学会了人与人之间的来往。蒲松龄只用了六个字形容这番改造的效果：“倜傥之名暴著。”昔日社恐书呆，成了远近闻名的风流人物，并得到颜如玉的肯定：“子可以出而试矣。”

可惜，颜如玉的美名传到县令耳中，他觊觎美色，“窃欲一睹丽容”，几番追索不成，恼羞成怒，县令命人将郎家藏书付之一炬。此后，颜如玉再未出现。

蒲松龄在篇末感叹：“天下之物，积则招妒，好则生魔，女之妖，书之魔也。”书中可能没有颜如玉，但世上往往有走火入魔之人。

在魔幻与现实之间，人们自来爱做相似的美梦。

AI侣如风月鉴　亲密茧房有危险

现实中的亲密关系需要磨合，两个活人各有主见，彼此虽有感情，也难免误解与拒绝，没法活成对方期待的样子。所以人们宁愿把真心交给AI恋人。这样丝滑的恋爱体验，古人也曾想象过，甚至比今人想得更明白，《红楼梦》里的风月宝鉴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贾瑞爱慕王熙凤，凤姐却厌恶他、戏弄他，使他受尽折辱，相思成疾。病重之时，跛足道人送来一面救命宝镜，叮嘱道：只能照反面，不可照正面。

贾瑞先照反面，只见一具骷髅，吓得他立刻把镜子翻过来。正面却是另一番天地：凤姐站在镜中，含情脉脉地向他招手。贾瑞欣喜若狂，走入镜中与之欢会，全然忘了道士所言。

这风月宝鉴的正面，就像一面专为痴情人打造的虚拟屏幕。

现实中的凤姐有自己的好恶，永远不会爱上贾瑞；镜中的凤姐却百依百顺，粉面含春，只展示贾瑞最想看到的一面，因为她本就由贾瑞的欲望生成，只要对镜一照，便如AI恋人般立即上线。

于是贾瑞一次次入镜求欢，最终病入膏肓，丢了性命，临死还直呼拿了镜子再走。家人恨镜子害死贾瑞，要把它烧掉，镜子辩白道：“谁叫你们瞧正面了！你们自己以假为真，何苦来烧我？”

只此一句，便知《红楼梦》写情之深刻永不过时。

如果一段关系里只有称心如意，没有两颗真心的相互摩擦，这到底能否称作爱情？还是一个人对着风月宝鉴，自顾自地做了一场好梦？古往今来，人类永远渴望一个无条件理解、接纳、选择自己的爱人，即使自己平庸、失败、不够勇敢。如今，陪伴型AI恰好把这种愿望变成了一段看似可以即时获得的关系。它包容了人的脆弱，但若把这包容当成真爱，反会跌入另一种苦海。当一面镜子永远只照出我们愿意看到的样子，我们也可能渐渐失去面对与了解另一个真实生命的耐心。

幻影可以慰藉孤独，但真正的爱情，或许不能永远只由一个人的心念生成。　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